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十二

序

送太守王君克承之維揚序

維揚古揚州也爲東南佳麗之地自昔號繁侈益僅可比而亦出其下故曰天下富貴揚一益二以今考之其土俗物產及鉅商大賈星聚井聯誠不減於舊而其士習之尚文好儒則日盛矣其郡控制三州七縣統於上者惟一二重臣凡政教號令一聽於守無若他郡制於藩臬甲可乙否而莫得自專者夫地之大也而當喉襟之要俗之侈也而有趨向之殊官之



東川集卷之十二
錄
尊也而無掣肘之患故守得其人信易治也非其人其害亦豈細哉比闕守銓曹簡於衆疏吾友御史王君克承名于上請補制可縉紳大夫聞之相顧愕然曰揚之守固莫宜於克承也然君博學有文而能達於政者自其爲御史即著才名尋按治荆楚尤剛明威信處大事決大疑臨大政裁制分割咸出常情意料外人皆以識達治體歸之聲譽錡然故事都臺恒擇其屬二三人越常職俾視諸道會奏章疏君與焉而其遷轉每出常調亦例也克承乃有此擢不爲屈乎余亦喟然莫知所解或者曰邇來當路者恒爲

人擇官而不能爲官擇人視郡守若少抑然而民不勝其敝 聖明洞幽燭微思得人以惠養元元且重若職故用之不限於資惟其賢若曰以九卿出憂國可也則君之擢受知於主上恩特厚而反謂之屈乎且古之賢哲負重望於當時垂英聲於後世未有不超自州郡者即以揚言之在唐則如婁真公及李襲譽在宋則如韓魏公范文正馮文簡輩皆守其地竟致柄用今猶景仰或廟祀之不衰近時如三原王公宗貫亦追古之名臣也天順時爲守於此則克承茲往 聖天子旣以其賢不拘資而用之安知將來

東川集卷之十三
課其實復不拘資而擢之乎疑者釋然聞而嘆曰匠
氏之治宮也不以樗櫟爲楹醫師之處方也不以昌
陽引年維揚之守固 聖明之所屬意焉者也君尚
益慎所履哉君行其門人輩請余言爲贈因書以告
無致區區忠告之懷

壽王母岑太夫人八十序

宮諭王先生母岑太夫人今年壽八十五年五月十七日
寔衣襦之辰也是日自公卿而下凡知先生者各舉
禮爲夫人壽錦紱珠翟充物堂室絃管琴瑟之音誼
溢衢巷一時盛事鮮克儷者蓋夫人

封春坊諭德竹軒公之配合和蘊淑克相於家先生
舉成化辛丑進士第一爲翰林脩撰進今秩日以古
帝王及周孔之道德政事敷陳講說于

天子左右啓沃深至退則侍 皇太子受經弘諒端

直蓋隱然負公輔之望而夫人則自先生筮仕恒就

養官邸由太安人 封太宜人 龍章輝赫象服在

躬凡 天厨之饌上尊之醴遠方珍果咸時荷

寵賜以享焉先生又日承顏順志定省左右無少違

離之憂諸孫服習詩書森侍膝下如守仁者則又舉

進士噐識不凡夫人之獲福其可量哉則諸縉紳之

所以趨賀者固皆出於欣慕愛悅之誠不容自已也
嘗觀古昔賢哲之士雖以濟時行道爲榮而尤以祿
逮其親爲喜故一檄動顏君子不以爲非而榮宦忘
親者人人得而詆讓之則仕者豈徒志於行道而已
哉顧世之荷厚祿躋膺仕者嘗薄暮年未有不懷陟
岵陟屺之思或幸而遭時遇主躡致津要二親具慶
則蹈險乘危自詒伊戚如溫太真者往往而然若張
師亮富彥國陳唐夫輩旣大拜而其母猶安享祿養
以厯殊寵異數之典於當時則僅有者史氏載之至
今傳爲美談如夫人者其福固未易言而先生之所

以榮養其親抑豈獨於今爲不可及哉於是先生之
門人仕于京師者相率拜夫人於堂下舉觴稱壽如
儀某忝從先生後紀事之詞僉以諉焉爰集古詩句
爲八章歌以致祝頌之意凡在列者其愛慕揄揚之
念固不謀而合也詩曰五月鳴蜩西有長庚母氏聖
善式月斯生母氏劬勞長發其祥宜爾子孫邦家之
光有斐君子教之誨之在帝左右維其令儀絲絲
瓜瓞施于孫子溫其如玉德音不已肆筵設席籩豆
有楚君子至止式歌且舞載錫之光吹笙鼓簧獻酬
交錯濟濟踰踰公言錫壽介爾景福萬壽無期受天

百祿旣多受祉則篤其慶是用作歌永錫祚胤

送學士馬先生考績還任詩序

南京翰林侍讀學士紫厓馬先生以考績至京未逾月遂還任諸舊同寅義不可留乃各賦詩道別懷而屬余序之夫別而會會而別者此常理也會而喜別而憂者此常情也喜其喜憂其憂而發於言者此諸君之詩也顧余之私則又有出于常者乎蓋紫厓蚤以邃學懿行名余方在衿佩即思欲親炙之而不可得繼獲與其子汝礪計偕北上見則所以教戒慰籍之者甚至已而叨跡後塵汲引之意益有加焉若

先生於某誠相須之殷者未幾被

命掌院章南都追憶罄歎之音限隔如許則會而喜

別而憂當何如卜氏之任余安能辭也惟學士之職

以文學言語侍從天子左右以備顧問辯駁是非

者也凡大典冊號令之纂述因得與焉而大政事之

商論亦固不在列南都固祖宗根本之地也然思

所以供職則缺如如先生者安得遂留不去使上焉

獲盡發所蘊蓄以少紓經綸之志而下以遂吾輩薰

德之懷不亦可乎或者曰是何子之固也子以學士

之職果必在天子左右而後可盡乎南都古建業今

東川集卷之三
五
爲江南大都會 國朝諸司創置咸存故宦績之當
記載者不少而賢人烈士孝子貞婦之可振厲風俗
者亦時有之先生即所見聞者著述固足以微顯闡
幽權衡是非於萬世而其子孫之欲表章先烈者又
隨所求應之昭勸戒焉則先生之績所以裨益於時
者豈出于日侍從 天子左右之下也况其德之鎮
浮釋躁學之辨疑啓秘者尤多 聖明之所以簡任
固安得而遂奪之也余聞而躉之曰信哉史稱房杜
無可紀之功殆此類耶雖然

聖天子明明揚側陋嚮用舊人未有如紫厓而又留

滯一方者余所私論殆將有以慰之也因書爲送紫
厓考績南還詩序

送進士江君廷搢尹岐山序

進士之科昉於隋耳而唐宋因之迄於今日則其重
莫過矣蓋自公卿而下凡臺諫部寺非進士不得與
其列有之第千百之十一耳而外自郡守上及諸藩
臬長貳亦如之故通都下邑雖駮童癡豎皆知有所
謂進士者聞進士名則竦然加敬而嗟異焉而凡有
志之士罔不欲得始慙於心雖皓首窮經不得不休
則所謂進士者不其重矣乎其重也故凡陳列中

外者恒競自磨濯澡身飭行每惕惕焉懷不若人爲
耻而無或自棄者於是乎上下益思注意大任而博
用之乃著令初除補郡邑以理民治刑滿三年叙擢
憲臺粉署蓋非抑之也若所謂從九卿出以憂國將
益重之也進士江君廷搢吾重慶華族其世父叔父
咸以明經領鄉書歷官名郡而從兄廷章又聯芳接
武駸駸嚮用至於君益端恪謹厚今年春遂獲登第
蓋可謂有志之士矣比銓曹遵故事選爲岐山令而
鄉之同年諸君請余言濱行贈之夫古之仕者所以
行其志初不計其內與外也苟志得行雖外固榮不

行雖內亦辱今之仕者則類急于利與勢矣非豪傑
之士未有不以內外置忻戚者而其建立之功因與
古人大相遠焉然則廷搢往矣其所趣向豈但欲自
異于一時之人而已哉志有所不爲才無所不盡知
之必見諸行行之必竭其力而區區內外之較不置
其心焉使世之所重乎進士者不徒以其名然後爲
無惡於志也余於廷搢有一日之雅故於諸君之請
輒言之諸君以爲如何

送判簿張邦賢致仕序

內江張君邦賢爲行唐主簿分理易州厥惜薪秩滿

將歛取治績奏報於 朝廷獲進秩乃浩然動尊鱸之思歌歸來之賦告所常與往來者治行買舟別去有挽而留之者曰士之宦而歸者非迫於利害怵於事勢則必以年至力耗不克負荷固也如君年纔及耳順耳聰目明雅負幹局歷茲以往不爲邑長亦當貳名邑以駸駸乎銅章墨綬之榮乃毅然長往何居不幾坐失事幾之會乎君鞅然不應其寮友輩知其不可留也諉余言贈之夫邦賢之賢其事上撫下恪恭有惠余聞之稔矣而其知止如此是非淺中狹量者可以尺寸之也竊嘗論之君子之仕所以行其義

也故道合則行不合則去殊未有爲之節限者中世士夫以官爲家乃多鍾鳴漏盡夜行不休於是老鳳饑鳥之嘲騰簸不可遏而林下一人之句若有以槩夫世之情者甚可嗤也然則邦賢之去其知識謂非出於流輩不可則余安得無一言以歆艷之乎抑余聞之世人急流勇退者固難而保終完名者尤難士之能歸者雖不易得而亦不能無然未有如兩疏之見幾若水之勇退烜赫今昔者豈非其功名聲利之場終有不能忘情於其間者乎以其不能忘情也則利趨欲征無所不至甚有持官府短長以武斷鄉曲

東川集卷之十三
爲州里患苦者是又不若隨時浮沉之爲愈矣君之
歸也余聞鄉先達有如吳公廷獻余公貢之王公原
甫者皆以岳牧師儒之賢退休林下誠相與結社訂
盟每暇日則杖藜携酒於焉陟西山之白雲泛南浦
之綠波使仕而忘歸與歸而自好者益有所興起焉
顧不偉歟君有子曰潭潮孫曰士瞻皆能業舉子志
嚮不凡蓋其家庭之教有自吾知君之將來不但使
人高其能退而已矣

送甘泉令李先生考績還任序

吾友宗岱李先生爲甘泉令幾年其爲上者器而重
之率以慈祥惠愛課治狀爲下者畏而懷之率以民
謠俚語頌德聲余未得其所以然也乃即其邑之賢
者問之則應之曰吾邑在延安舊爲里者幾三十爲
戶者三千有奇往者連歲大侵民困於征輸百出去
而之樂土者過大半其不去者僅數百家耳里巷遂
索然杼軸鷄犬之聲寂然無聞然而上之人猶不知
所以撫綏安集之也征歛之入於私者愈倍於公於
是民思息肩無所而益遠去矣吾侯至則視民真如
赤子役之不敢盡其力賦之不敢盡其財募客戶以
佃其民之遺壤計畝出稅而加恤焉其征輸之寬減

可以制於已者則行之恐後制於上者則力請蠲之
凡所以平其獄訟制其強梗者無弗盡其心而其持
已則冰清玉潔瑩然無瑕類故數年來民之徙者皆
曰吾有父母盍歸乎來而其僑寓者如土著不忍舍
去居者按堵無他覬慕此吾侯之所以見得于上下
者也余聞而喜且識之曰有是哉今年以六年滿考
來得會旣叙契闊乃詢其所以治民莅政之方則其
勤渠懇苦之言由于中而達于外有不異於前所聞
者信乎守令之寄民之休戚繫焉苟得其人其爲福
於民者不少也初先生赴任時余辱在里閭後嘗爲
之贈言大都欲其盡牧民之道不爲酷虐集事以干
時名先生曰子之言是也今其治績之昭焯乃如此
則亦不可謂不知已矣方欲再思所以贈之而吾同
年太僕劉君達夫合甘泉諸友屬余以言夫黜陟幽
明古之令典自漢而來莫有易之今之所以奔走天
下之豪杰而作率之者大都亦恃此耳

聖天子明見萬里雖小善不遺如先生愛民勤政之
績如此當膺顯擢峻拔無疑然猶履舊任而去者豈
以甘泉之民方獲旰幘之惠不可遂奪之如古人所
謂久任之意耶抑聞錢若水之對宋太宗有曰高尚

之士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榮遇之故而效忠于上者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然則先生茲往豈以是置念慮哉尚益思盡其職任慎終如始則所以旌功酬勞之典不患乎其不至也

送憲副王君以節之任山東序

弘治辛酉春四方之䟽災異者荐至秦蜀地震尤異皇上仰承天心之仁愛乃從臺諫之言罷黜大臣方面之不職者而式序在位之賢補之思大布德澤於有衆以圖回天意於是監察御史遷安王君以節

擢山東按察司副使蓋簡任也 命初下縉紳之士無不為君榮者蓋君起家戊戌進士出宰館陶金壇二邑綽著循良之績為按治者旌異奏舉遂召入補南臺御史闕尋轉北臺其為御史則發奸擿伏不苛不縱凡所論列務存大體按治遼東山西雲南處發吏治肅然其休聲茂實之孚於人而溢於外矣則輿論之所以彈冠而慶也豈徒然哉濱行同寅諸君屬予言為別贈昔晦翁謂四海之利病繫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繫守令之賢否而以監司為守令之綱則監司之所繫不輕而重也較然矣今之按察即

古監司而官之置有使有副有僉雖其秩不同然皆得執法以糾繩一道府之吏故國朝與則百司庶府之官有才者咸可任而按察率以明法者居之公卿大臣之選雖盡起自科目而出於法從者居其半焉豈非以受任重則其所以自任不輕而責已者嚴人固莫得而責之耶如以節之通才英識又當雄藩要鎮以標縱其法跡其所既歷固可逆覩其所未施則凡守令之賢者必益得以竭志奮庸不賢者必將望風投劾而民安得不蒙其休澤也晦翁之言不於君可徵乎雖然守令之賢否抑豈易知也巧於備

飾者恒蒙膠東之賞格而篤於撫字者多騰即墨之毀言故士風日趨於奔競而民病益難瘳春華秋實孰能不爲所惑耶然則余所欲忠告於君者其尚致察於斯而思所以抑揚之使陽城任延輩不溷於泥塗則斯民庶沾實惠而後可以副吾君今日簡拔之心矣公卿之選雖欲辭之其可得乎

較菴政蹟錄序

在昔稱循吏者昉於楚相孫叔敖鄭相公孫僑嗣是作史者皆別爲之傳雖代不乏人而亦不常見焉於乎是何得其人之難也以其難則其列於傳者宜有

高世之智絕倫之才能爲人所不能爲者以惠於民矣及讀其傳則論其心不過曰慈祥豈弟論其政不過曰急於教化而後誅罰論其效不過曰所居民富所去見思而已若此者豈人固能之而巧宦者所不屑爲耶且古之論人者必以心術爲本而才識次之故曰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則循吏之所以異於人而代不常有者豈其然哉較菴政蹟錄一卷保定太守趙公儲秀所常行者好事者集成帙余得於貳守吾鄉陳君希正所因披閱之則皆守令之常事亦人所能爲者耳而固有不

爲勢屈不爲利趨不爲威沮而直充其剛大之氣以行其父母之心於其間者而世之計功謀利者固不能爲也於乎其庶幾所謂循吏者乎希正曰盍序一言使爲守令而觀是錄者知持是心以愛其民當不患無民富去思之效也因爲書之公名英蘭縣人初舉進士爲宜陽令遷御史不數年遂擢守保定其爲人蓋寬不容非簡而有要者故在保定僅一年以憂去民思之不置乃計其制滿之日疏請復任錄之所載則皆施於保定者也今陞山西叅政仍知府事而較菴其別號云

順天府鄉試錄序

皇上嗣統之明年改元正德又明年丁卯寔維鄉試之期順天府尹臣瀚府丞臣汝礪以考試官請

上命臣春臣儼往莅其事臣等既受命入院則前府尹臣林泮所聘同考試官臣億臣夔臣公大臣誠通臣舜舉臣廷輔臣享臣寶臣 偕至而御史臣冠

臣梁已受 命先期有事於中矣遂集應試之士二千五百有奇中日而三試之既畢參互以校拔其尤得百有三十五人焉非尚無可取者 制額不敢過也既錄其名氏及文之純者於後而凡提調而下諸

執事者備列於前非特示有事爲榮用昭求賢之事至重且大非一人智力所優爲也錄成臣謹序諸首簡竊惟古之取士自鄉舉里選之後一變而爲郡國貢舉公府交辟再變而爲九品中正隋唐而後始置科目雖其間辭賦論策經義之試損益不同其制則不變也說者乃以末流浮華訾之然名臣碩輔所以經國保民奮諸事業者後先相望光榮冊書率於此乎出焉則顧繫上之所以用之者何如耳法固非盡弊也我 國家科舉之制 太祖監前代更定一以經義論策爲主泊於 列聖率循不違故百有四十

年來教立於上俗成於下士之用者無弗由之而亦無弗以功業著所謂浮華之議固非所患矣比者皇上猶慮及此也則欲風厲天下之士於素舉而用之以隆億萬年無疆之休乃於紀元昭示以天下之趨向期天下之人各正其德而無偏駁詭異之行所以法祖保治之意何如哉夫德者得也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言之爲文章皆所以爲德也古之聖賢達則用於世窮則善其身蓋皆不離乎此然則諸士子登名是錄者旣以言獲甄拔矣尚思所以正其德哉昔高郢司貢舉而抑浮華韋貫之取士先行實

當時流競之俗爲息顧春非其人也然濫竽文柄故所以仰承聖主正德之意則汲汲焉不敢後異日諸士子見之於功業者隨其職之大小而皆出於德之所發不矯僞以亂其真不飾虛以誣其實而不致如昔人浮華之訾則聖天子俄頃之化爲大而春等今日之奉命執事者亦藉以少塞責矣夫順天今之王畿四方之極也故於士之始進敷宣聖化以爲天下道於戲是豈但於畿甸之士有忠告之私哉

武舉錄序

正德戊辰春正月太子太傅兵部尚書臣劉宇左侍郎臣文貴右侍郎臣曹元言

孝宗在位務儲拔將材以資世用雖嘗三年一開科猶以儀式未備仍 詔參定以聞茲維其時請一視文舉例 簡命司考校者洎諸執事自夏四月九日爲始而三試之初騎射次步射於教場終策論於貢院而皆間二日一試其揭曉 陛見 賜宴之典咸如舊所更定 上即報可已而復請宴名 定曰會武蓋 仰思繼述 先皇惟恐或後也比及期知武舉臣宇臣元同知武舉英國公臣張懋保國公臣朱

暉新寧伯臣譚祐惠安伯臣張偉襄城伯臣李鄘武平伯臣陳勳監察御史臣胡瓚臣曹來旬集應試者幾四百人試之射初以違式去者僅十一次十四至終場 上命學士臣劉春左諭德臣傅珪考試都給事中臣潘鐸臣趙鐸署郎中臣呂元夫行人臣張龍同考試凡提調而下若郎中臣楊廷儀等咸因其任分授乃試之策論既參其射以定差等而取六十人焉亦請於 上者不敢擅也遂書獲第之名氏并文之優者爲武舉錄而冠以條格洎諸執事官用獻於上而傳諸四方以風厲天下蓋亦視文舉例也臣叨

考校大懼無以仰承。詔旨鯁鯁焉深切兢惕。旣黽勉以從事，乃拜手稽首言曰：天之於萬物也，非溫厚無以生之，非嚴凝無以成之。生之者仁也，成之者義也。人君法天以爲治，爵賞類乎仁，刑罰類乎義。蓋不可偏廢者，而兵者刑之大也。而將兵者，乃闕焉不講。夫豈治道之備哉！且人才之生，曷嘗借於異代，顧不有以養之，雖欲取惡乎？取不有以取之，雖欲用惡乎？用養之素，而人無不習取之，慎而人無不重。由是有不用用斯得矣。文舉之設科，亦以是也。粵自成周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賢能射御者，六藝之一也。其養

與取無異道及其用也。居則爲六卿之官，出則爲六卿之將。漢世有羽林士之選，有知兵法之舉，有明曉戰陳之舉，雖未嘗設科，而其廣儲博採，俾下無不習，以待用於上，則日寢備矣。至唐始設武舉科，而制科又有軍謀宏遠，堪任將帥者，有明孫吳法者，蓋與文舉並行。宋之武舉，其制尤備，推恩命官，恒假寵焉。故奇才傑士，往往間出。然則自古人才孰不養之，而後取亦孰不取之，而後用哉！皇上監於治古，文武相配，故武舉儀式特用臣宇等議，優加賁飾，蓋欲歆豔才智之士，應時崛起，蔚然在列，以充任使，與文舉

之士相頡頏以成 昭代法 天之治也諸就試者
雖始應 詔究其詞即於古今事無或懵焉於其間
而所拔特其穎出者耳而 上之作育下之從化不
啻桴鼓相答於是乎驗之則自今養之久作之深而
以智謀忠勇著者可勝數哉惟茲獲第者階是而顯
不屬厭於一遇尚慙媿羨古名將使異日指而稱曰
是出自武舉者庶不負 先皇開科之意不負我
皇上繼述之心而於是科赫然震耀矣臣不佞猥當
執簡媿無能贊述 聖制萬一獨於此懇懇言之於
戲是所望於諸賢者豈以一日之雅哉

送提學憲副劉先生之任四川序

談者曰治道非人才不成然人才之成將安諉哉

國家典則諸藩省各以其郡邑群士於學宮而分齋
以教之齋各有官而有長以統之又董之以憲臣一
人焉其憲臣之 命也必遴選於部臺庶寮之學行
穎出者惟其望不於其資苟望焉資不及可也夫以
紛然俊秀之士群而教之於一宮紛然散處之宮統
而董之於一人俾皆理義以養其心飭其躬而日趨
於道明德立之域而治道之成於是乎資焉則當是
任者宜何如人而所以任之者夫豈輕哉夫其任之

東川集卷之十三
不輕也而或不知所以爲重而敝敝於聲利故下焉亦莫知所趨其視儒術不棄如弁髦者幾希則人才之成就可知而其責抑安在哉於乎天下勢而已矣彼重則此輕未嘗膠於一定也故以節義爲尚則天下之士皆趨於節義矣以功利爲尚則天下之士皆趨於功利矣以清談爲尚則天下之士皆趨於清談矣然則所以鼓舞振作之機不有所在乎此吾蜀督學憲副缺銓曹疏薦吾同年友劉君文煥往補余蜀人也僭以是瀆告之文煥世家安成其大父舉進士爲庶吉士仕至南雄守以廉介顯名見於

國史及彭司寇所著名臣錄其父舉進士於鄉仕爲翰林孔目以學行著稱未老即懇乞退其兄文淵亦舉進士於鄉今爲賢令尹方進未艾而文煥復崛然特起初爲庶吉士繼爲御史爲副使督學於閩中者四年克紹其家聲然則文煥故儒家也督學又儒官也以世業於儒而師表於儒之上其知其所重者不有素乎吾見吾蜀之士灼知所趨以副談者之望決矣君濱行凡蜀之仕於京師者皆爲鄉邦之士喜也屬余序之

送同年大理丞陳君之南都序

東川集卷之十一
成化丁未舉進士者三百有五十人視前後累科者其數獨爲盛今逾二十年布列中外者猶三之一盡爲牧伯郡守其列九卿者僅數人耳然計資論望則登華踐要駸駸未已也故稱同年之盛者必歸是科比南京棘寺丞缺復得吾御史陳君崇之往補蓋九卿之列又進一人矣濱行凡同年仕京師者舉有彈冠之慶相率致餞乃屬予申其意余憶成化間獲侍先祖宦遊於台即知崇之家世之盛比將踰二紀乃偕崇之同履仕途則於是行也豈容嘿哉蓋崇之之祖諱負韜者在正統時舉進士爲御史執憲繩違無

少假借洎按治吾蜀風采雖震肅而小民尤咸得盡其情至今父老猶能悉其事仕至福建布政使其子諱選者在天順間以會試禮部第一亦爲御史勁節至行克世其家官終廣東布政使所至皆舉其職迄今士論猶稱之蓋位雖崇而人以爲皆未究其用尋乃以崇之接武崇之於廣東稱世父也昔王淮之曾祖彪之祖臨之父納之並仕宋爲御史中丞彪之博聞多識練習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之王氏青箱學以今準古則崇之家世名位其有異乎否也而其所世守者又不但青箱學

東川集卷之五
而已然則崇之之往尚他求哉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春不佞謹用爲吾崇之誦同年之盛將於是乎望焉驪駒之談何足飮於行李間耶

壽封主事誠齋尹公八十序

安成誠齋先生尹公舉成化己丑進士爲庶吉士歷御史憲僉坐累罷晚以子灝淳甫貴封南京兵部武選主事今居林下蓋二十年矣春秋八十明年七月之孟九日爲初度之辰淳甫守福州以奏績至京師偕公同舉進士之子世稱契家也敦世講之好爲燕樂之會而夏官尚書郎李承裕實倡之遂各賦詩歌

以壽於公詩有序退春爲之夫壽賦於天非人所能必也而古之愛其人者恒舉以爲言故愛其君則有如岡如陵之祝愛其親則有黃髮兒齒之頌然則是舉也其固發於至愛之情乎惟世之享耄耋期頤之壽者固不能無然而載諸史牒誦於人口流聲光而播休聞者未有不本於人品之高勲名之著世業之相承也故人品不高則熊經鳥申流於異術而已矣勲名不著則田父野老與草木同朽腐而已矣世業不相承則人品雖高勲名雖著而亦安能傳哉如公者世家尼山昉自前代而公英邁不群始以經學兩

膺薦於有司負笈之士四方重趼而至者無虛歲繼
踐仕途則即其所學者以見於設施行行然不肯少
自屈而英聲茂實所至迥出流輩其爲御史則勁氣
直節尤著臺端蓋當成化間有一二倖璫者據伺察
之地納賄招權奔趨其門者如市雖負位望者亦不
免矣公率同列疏論之一時士論歸焉近冢宰鈞陽
馬公御史中丞渤海強公久廢遂用公薦先後繼起
而冢宰竟爲時名臣則其人品之介特勲名之赫烜
豈尋常流輩哉雖以直道見忤而退而怡怡終日不
一繫諸念慮乃有如太守者爲之子官評物論名位

方未艾而孫曾之接武於將來者尤未可逆計譬之
擅傾國之富者田連阡陌而雨暘或違然不獲於東
固獲於西於公何往不得哉宜公之壽未有涯而諸
君之祝頌亦不止如今日也太守之還也過家拜慶
或持是而獻於壽筵公當爲一開顏矣其在列曰盛
者御史也崇文者地官尚書郎也潛者副儀部郎也
者主政秋官也潤者司務冬曹也滂則皆被選翰
林而余第台者則副考功郎也

送太守蕭君之任濟南序

萬安蕭君升榮爲御史踰六年 上擢爲濟南守蓋

簡任也客有過余詰曰升榮初舉進士即以文學被
選爲翰林庶吉士得盡讀中秘書充其所養越三年
遂拜御史之命其爲御史也尤以風節著於臺端
繼出按西蜀所以激濁揚清者無不至屬大比科場
條貫凡巨細無不出其心思釐正人咸以爲得體故
一時與薦之士號稱得人雖程文之錄亦典雅有則
其識鑑之精可見也以是公卿咸知其名故事諸道
章奏必擇才行之穎出者二人類閣而後上升榮其
一也其叙遷非貳廷尉則僕正雖在外亦不失副憲
名臬而乃假守劇郡豈以嚴見憚如汲長孺耶或厭

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如嚴助也余聞而輟然乃語
之曰天下之事有變有通要在趨時以利民而已故
朝廷張官置吏皆所以爲民而守令尤親民之官非
輕也顧其位雖尊而多制於人任雖重而常屈於勢
况內外之軒輊升沉之遲速又有懸絕於其間者於
是淮陽之薄平原之不樂恒見於人而有不屑爲者
矣以其不屑也則所以爲之者方懷苟且而不暇恤
民專城之寄師帥之任能不爲時俗所移者幾人哉
聖君賢相監於此也思所以振起而激勵之乃於刻
志爲民勞績顯異者即明揚超擢而庶其在廷之賢

東川集卷之七
者往補蓋變通之道當然也昔倪寬以中大夫遷左
內史入爲御史大夫魏弱翁以諫大夫爲河南太守
入遷爲大司農以至爲相故當時循吏輩出爲西京
之盛然則以法從之賢出補郡吏其爲民之意豈相
背哉升榮茲往余方爲之喜而子乃歔然何也客曰
鄙人固不固安得聞此言也適吾蜀鄉進士晏珠而
下十有一人即升榮所薦者於君爲門下士因其之
任也介余兄子鶴年屬贈以言乃以所語客者書之
鶴年雅爲君所器識固陋之言安得有所嫌而不一
達於祖帳之末耶

送郎中陳君貳守鈞州詩序

正德丙寅冬吳郡輸歲課金於內帑有盜易者

上震怒於是大司徒洪洞韓公坐落職而吾同年友
尚書郎陳君子居以職左遷貳守鈞州知子居者咸
惜其去各賦詩送之而退余爲序蓋子居忠信端恪
士也初以博學癸解閩中洎舉進士筮仕戶曹即能
推其所得者以見於用故利有所必興弊有所必革
耻依阿渙忍以求容於時在弘治中嘗因災異求言
上䟽因孔廟災上䟽盡指陳時弊確然可行至論取
領占竹僧敷陳得失明白剴切足以開悟

東川集卷之十一
上意尤爲識者所建故一時縉紳之士因知其名而公卿大臣尤加器重往歲薦督學江西不果然有缺則未嘗不以爲當璧也今乃以累去委清廟之器於州邑之間豈但知子居者懷憤鬱而已哉雖然古之賢哲所以立功成名者豈皆安步於巖廊之上考其所以詘伸相尋夷險不一者固多矣要之真有所得於中而後視詘伸爲一途履夷險而一節而其功名之來迅不可禦否則未有不蹈畫餅充饑之誚也然則子居茲行人固惜之而賢哲之操豈不益於是乎觀之哉昔韓忠獻推官開封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爲府尹王博文所器重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厥後忠獻名位果如其言夫古之觀人每如此然忠獻豈逆知而矯飾之哉君子之飭心勵行在所當然固如飲食之於饑渴有不容已者耳子居往矣其尚懋之哉世如博文者有無固未可知而忠獻之心則不可一日而懈也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十二終

